



遍
访
契
丹
文
字
话
拓
碑

刘凤翥

著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

刘凤翥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刘凤翥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142-604-5

I. 遍… II. 刘… III. 契丹语—碑—研究

IV. ①H211.5 ②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8074 号

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

刘凤翥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25 印张 231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2-604-5/Z·324 定价: 21.00 元

内 容 简 介

契丹民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辽王朝，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亦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一些国家或民族的语言例如俄语中至今犹称中国为“契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寻访“契丹”的副产品，足见其影响之巨。这么一个烜赫于一时的契丹民族，元代之后突然消失于史乘。它所创制的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两种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在失传数百年之后突然于20世纪陆续出土。出土之初无人能识，至今犹破译甚微，解读这种死文字，号称绝学。

传拓碑刻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国粹。本书详细叙述了契丹文字碑刻陆续出土的原委和作者积数十年之勤、历经千辛万苦寻访，并传拓这些碑刻的历程，以及作者经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点拨如何通过自学踏入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心路历程。读了此书，不仅能对契丹文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欲拓碑亦能无师自通，还能知道现代科技如何解开契丹民族突然消失于史乘的“历史之谜”。

目 录

- 一、北大名师的言传身教..... (1)
1. 听张政烺先生和邓广铭先生讲课所受的启发 (1)
 2. 向达先生谈拓碑 (2)
 3. 翦老一席话，终生受用无穷 (4)
 4. 求师不成决心自学 (4)
- 二、政治运动中忙里偷闲..... (7)
1. 晴隆“四清”初拓碑 (7)
 2. 在“五七干校”体味“亡羊补牢”的哲理 (10)
 3. 夏鼐教授亲授打探方和层位学 (10)
 4. 米泰寺遗址的发现和苏秉琦教授亲授器物排队 (15)
 5. 姜黄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17)
 6. 明港兵营继续业余考古 (20)
- 三、运动中“地下”搞科学研究 (22)
1. 开始自学女真文字 (22)
 2. 自学契丹文字 (26)
 3. 和于宝麟的一次散步闲谈 (31)
 4. 回北京油印散发契丹文字资料 (32)
- 四、第一次拓碑大收获 (37)
1. 学部恢复搞业务 (37)
 2. 向罗福颐先生请教拓碑技术 (38)
 3. 在保定巧遇拓碑行家张学考 (41)
 4. 初赴沈阳拓哀册 (49)
 5. 刘葆华提供新线索，临时增加阜新之行 (56)

6. 初访赤峰，结交苏赫 (62)
7. 初访辽州和辽祖陵 (65)
8. 初访辽上京 (70)
9. 契丹大字大银钱和《北大王墓志》 (75)
- 五、契丹小字研究的新进展** (78)
 1. 契丹字铜模的制造 (78)
 2. 研究小组的工作情况 (79)
 3. 翁独健先生和夏鼐先生的关照 (81)
 4. 检字排版、拓辽碑、登辽塔 (83)
 5. 与蔡美彪先生初次见面 (85)
- 六、第二次拓碑大收获** (87)
 1. 滞留通辽去天山 (87)
 2. 哲里木盟大踏查 (89)
 3. 李文信一封推荐信，王承礼当了“讲解员” (94)
 4. 拜访罗继祖先生 (99)
 5. 传拓《大金得胜陀颂碑》 (100)
 6. 科右前旗之行 (103)
 7. 拓制女真字杨树林摩崖 (106)
 8. 李文信先生一席话 (108)
 9. 第二次沈阳大拓碑 (114)
- 七、零散的拓碑活动** (117)
 1. 去陕西拓制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
经略郎君行记》 (117)
 2. 抄录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 (125)
 3. 踏查辽中京和辽庆陵 (128)
 4. 拓制嘎仙洞北魏石刻祝辞 (132)
 5. 踏查元代应昌路古城址和拓制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
及汉字《鲜演大师墓志》 (137)

6. 拓制契丹小字《海棠山墓志》残石和汉字 《萧仅墓志》	(144)
7. 拓制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	(145)
八、第三次拓碑大收获	(148)
1. 去北镇县拓制契丹小字和 汉字《耶律宗教墓志》	(148)
2. 为拓《萧义墓志》去铁岭	(150)
3. 姜念思馆长慷慨惠赠契丹大字 《萧袍鲁墓志》拓片	(151)
4. 朝阳辽碑大抄录	(152)
5. 去敖汉旗拓制契丹小字《金代博州 防御使墓志》残石	(153)
6. 去宁城拓制辽代第一碑	(154)
九、退休后第一阶段的拓碑活动	(157)
1. 去云南拓制契丹后裔墓碑	(157)
2. 去辽中京和喀喇沁旗的新收获	(165)
3. 鉴定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	(167)
4. 自费拓碑去天山	(169)
5. 四方城之行	(171)
6. 皆大欢喜的呼和浩特大拓碑	(176)
7. 北票之行一波三折	(179)
8. 抱病去扎鲁特旗拓制契丹小字《耶律弘用墓志》 和汉字《寂善大师墓志》	(182)
9. 为拓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第四次去阜新市 ..	(187)
十、退休后第二阶段的拓碑活动	(191)
1. 申请课题费的波折和在美国休斯敦给 《燕京学报》写稿	(191)
2. 拓制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和契丹小字	

《室鲁·撒懒大师墓志碑》	(194)
3. 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奋勿臙墓志铭》 拓本的获得	(199)
4. 登医巫闾山，北镇庙内夫妻大拓碑	(202)
5. 为拓《耶律奴墓志》和《耶律智先墓志》再次 去阜新市和北票市	(209)
6. 朝阳市博物馆尚晓波馆长慷慨大赠送 辽代墓志拓片	(212)
7. 艰难的建昌县之行	(213)
8. 在辽中京博物馆“休整”	(216)
9. 去翁牛特旗拓制萧德恭等三人的墓志	(220)
10. 去林东拓制韩匡嗣家族墓志	(221)
11. 去锦州补拓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	(226)
12. 去科右中旗拓汉字《耶律宗愿墓志》 波折迭起	(228)
13. 去林东再次拓制韩匡嗣家族墓志	(237)
14. 去元宝山补拓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	(238)
15. 拓制辽代汉字《秦德昌墓志》	(239)
16. 参观贡格尔草原金界壕和 赤峰南山契丹文化广场	(241)
17. 喀左之行大有收获	(243)
18. 去阜新县拓制契丹小字《萧大山和 永清公主墓志》	(246)
19. 拓制汉字《萧琳墓志》和 《耶律宗愿墓志》的志盖	(248)
附录：契丹原字音值构拟表	(251)
后记	(254)

一、北大名师的言传身教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所从事的职业既不能由个人来选择，更不能由个人来决定，往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而成。在诸多因素中，名师的点拨和提携往往起着助推火箭的作用。

我之所以以解读契丹文字为终身职业，拓制辽金碑刻成癖，与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名师点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读书时的北大历史系正是名师齐集的黄金时代。解放前的北大、燕京、清华、中法等大学的史学大师在院、系调整后均集聚在北大历史系。

1. 听张政烺先生和邓广铭先生讲课所受的启发

一年级第一学期是在一面旁听“反右斗争”一面上课的。课堂秩序尚称“正常”。张政烺（字苑峰）教授给我们讲授先秦史，从中国猿人一直讲到秦的统一。张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也很少有幽默感，但他那渊博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和金文甲骨的深厚功底以及对先秦典籍的了然指掌，都渗透在每一句朴实无华的言辞之中，使人听得津津有味。这使我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治历史必须广泛搜集史料，厚积才能薄发。

1958年的大学生活的课堂秩序全被“双反”、“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给打乱了，直至1959年春才稍好一些。当时邓广铭（字恭三）教授给我们讲授辽宋金

史。邓先生虽有讲义发给大家，但他并不照本宣科，课讲得很活。当讲到学界有争论的问题时，他不仅讲自己的观点，也客观地介绍他所不同意的意见。例如，当讲到“乱军”问题时，“乱”字的正确写法究竟是“𣎵”还是“亂”，该字究竟怎么读，它是什麼意思，它原本是契丹字还是汉字等诸多问题，他都既谈出自己的意见，又客观地介绍了国内外的其它众说纷纭的意见。世间还有契丹文字一事，我是在课堂上首次听邓先生说的。这对于我此后终身从事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不能不说是最早的启迪。

2. 向达先生谈拓碑

不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北大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早在全国性的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的七八年之前，我们班就曾于1960年下半年去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公社的黑山寨“上山下乡”整整一学期。及至发生了全国性的“三年困难”之后，这种以体力劳动代替课堂学习的荒唐之举才有所收敛。一些被赶下讲台的名师又在陆续登台授业。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学兼中西的史学大师向达（字觉明）教授于1961年春开始给我们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十三位同学讲授《史料目录学》的课程。向先生在讲课时曾提到，碑刻是重要的史料。凡遇重要碑刻，应当手勤一些把它抄录下来，如能照相或拓制那就更好了，日积月累，最后必有大用。向先生还曾提到契丹文字是失传数百年之后于20世纪陆续出土的死文字。倘若解读了契丹文字，可为辽史的研究工作增加许多新资料，甚至改变辽史研究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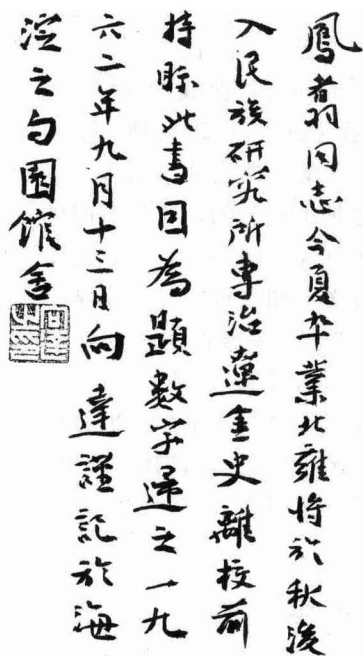
我对向先生的上述讲话印象特别深刻。有次我乘去燕南园向先生的家中请教其它问题之机又重提拓碑之事。

我说：“向先生，您叫我们遇见好碑尽可能地把它拓下来，这个

意见很好，可我们都不会拓碑。请问先生拓碑的方法是怎样的？”

向先生说：“拓碑的方法很简单，用清水把碑洒湿，然后把宣纸铺在碑上，纸也就湿了。纸一湿就有延展性了。再用毡垫儿铺在纸上，用木锤子轻轻地敲打毡垫儿。如果没有锤子和毡垫儿，用湿毛巾叠一下，在纸上拍打，或在字口处使劲挤压，也能使有笔画地方的纸陷下去。然后等纸晾干了，再用块布包些棉花做成有弹性的布球，用布球蘸些墨往已经干了的纸上拍打，多拍几遍，等把墨色拍匀了，把纸往下一揭就行了。”

向先生传授的拓碑技术虽然过于简单，但他讲明了拓碑的基本程序。这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拓碑技术的启蒙教育。（图1）



鳳者羽同志今夏卒業北雍持於秋後
入民族研究所專治遼金史離校前
持此書因為題數字通之一九
六二年九月十三日向達謹記於海
濱之句園館言

向達

图1 1962年向达教授在作者的一本书上的题字

3. 翦老一席话，终生受用无穷

大学毕业之前，有关方面一再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中心意思是让大家做好改行的思想准备。内心深处，我认为上了五年大学之后用非所学实在可惜。为了摆脱改行的厄运，毕业之前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该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述（字玉书）教授招收的东北古代民族史（实际是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去民族所报到之前，我向一些师长辞行。1962年9月13日，我向商鸿逵（字子上）教授辞行时，商先生再三告诫我今后要多学几种已经灭绝的古代民族的文字，如西夏字、契丹字等。同月16日晚上，我去燕东园28号翦伯赞副校长兼系主任家中辞行。翦老提到，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翦老以他那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对晚辈的关怀，劝我去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一门或两门民族古文字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等。翦老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了民族古文字，对你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大有用处，说不定会对你终生受用无穷。”我对翦老一向很崇拜。他所说的“终生受用无穷”六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即暗下决心：一定要永远铭记翦老的临别赠言，按翦老的嘱咐去做。这是我下决心研究契丹文字之始。（图2）

4. 求师不成决心自学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在中央民族学院（今已改称中央民族大学）院内。我于1962年9月18日去民族研究所报到。管人

釣
覺
風
聲
夜
半
傳
心
甘
寂
靜
心
靜
年
則
忘
小
市
疎
燈
夜
急
寫
寒
江
獨
覓
船

名篇作表節感懷
翦齋同志之景
翦伯贊

图2 1963年5月翦伯赞副校长给作者写的条幅

事的王秋同志顺利地给我办妥报到注册手续，安排好办公室和宿舍。办公室在2号楼的258号房间，宿舍在6号楼的4169号房间。没过几天，另一名研究生史金波同志也来报到。他是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彝语专业毕业的，是王静如教授招收的研究生，专攻西夏文字。当时中国科学院还没有研究生院，研究生就安排在导师所工作的各个研究所内。除了主要任务是学习，不承担科研项目之外，与一般研究人员没有多大区别。我与史金波同志是民族研究所的首届研究生，也是我们各自导师的开山弟子。

翦老命我学习民族古文字的事，虽然我一直牢记在心，但我对各种民族古文字的研究状况，谁是这方面的专家等情况一无所知。刚到民族研究所时，我曾盲目地向所内的两位老先生请教民族古文字，但都没有达到如期愿望。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要学习民族古文字只有勤奋自学一条路。我决心为了不辜负翦老对我的期望，沿着自学的道路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下去。于是我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凡在报刊上遇有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方面的文章，全都全文抄录。日积月累，数年之间，各积了满满的一纸袋子。正是这两袋子资料，日后成了我进入民族古文字学术殿堂的敲门砖。

二、政治运动中忙里偷闲

1. 晴隆“四清”初拓碑

我当研究生仅一年，各单位就一批又一批地抽调人力去农村搞“四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所属的各研究所也不例外。民族研究所由于受学部和国家民委的双层领导，研究所于1964年9月抽调一大批人员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去民族地区的“四清”工作。我也在内。

我们先在所内集中学习了一阵子，接着就于10月20日晚7点20分乘5次列车离京出发了。中途在贵阳和安顺各停留数日，最后于11月3日到达了贵州省的晴隆县开展“四清”工作。我先后在鸡场区的雨集公社的大新寨大队、旧寨大队和雨集队部工作。大新寨村的村民大部分是布依族人，主要是李、梁两大姓聚族而居。李姓村民说，他们与老伯寨村和流水寨村的李姓是同一始祖，始祖的墓在双江口，有墓碑云云。

双江口即大新寨村前的麻沙河与另一条河的汇合处。1964年12月19日（星期日）下午，我与同在一村的“四清”工作队员王庆丰（本所同事）和常承春（贵州省交通厅的干部）去双江口探寻李氏始祖墓碑。在一棵大树下面，果然找到了墓碑，虽有些剥落，但大部分还看得清。我念，常抄录。碑上说李氏始祖原本是江西南昌府鄱城县人，明代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兄弟三人来黔云云。碑是清代立的。

既然找到了墓碑，遂产生拓碑的念头。因而我着手准备拓碑的物品。一面写信给妻子李春敏，请她给我寄几张宣纸来，一面就地买些绵纸、墨汁、胶水、棉花等。物品筹办齐了之后，遂于1965年2月2日即乙巳年正月初一日下午，我乘春节放假之日上山拓碑。这天我的日记记载说：

今日我和侯方若同志与于宝麟去双江口游玩。行到流水寨，侯累了，不前进了。

我与于到了目的地。于不久也走了。我一个人在那里拓李氏祖坟的墓碑。我带了一小瓶水、五张绵纸、一瓶墨汁、一瓶胶水、棉花若干、布一块、木棍一根。用水把碑刷湿，把纸铺在上面，用胶水糊上四角，用布（叠几层）再铺在纸上，用木棍打布，把纸都捶到碑的凹地方去。然后再用棉花少许蘸墨慢慢地在纸上捶，捶好揭下即可。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拓碑。虽然拓得很模糊，但能影影绰绰地把字看清楚。反复端详着亲自拓出的拓片，其兴奋不可用语言来表达。当时万万没有料到我这次偶然的拓碑尝试竟成了我今后数十年拓碑生涯的开端。

2月7日，我收到我岳父李同文先生代替我妻寄来的大张宣纸四张。我把这四张纸全部派上了拓碑用场。4月5日下午，我再次去双江口用宣纸拓了一份完整的李氏始祖墓碑拓片。4月26日，我乘去小王寨送急件之机，在归途中又冒着炎热拓制了王氏墓群中的一个大碑。6月9日，我去木瓜田村拓制了布依族李世荣的墓碑，他是清代的五品官。6月10日，我去红岩村拓制了立于清代咸丰年间的《齐心捕盗碑》。“四清”工作于6月上旬结束，6月12日撤离雨集公社，6月16日返抵北京。我忙里偷闲的早期拓碑活动也就随着“四清”工作的结束而结束了。

我的这些早期拓片，在结束“四清”工作时，全被同去参加



图3 李氏始祖墓碑拓本

1965年4月5日

“四清”工作的我所图书馆负责人魏治臻同志取走了。在“四清”工作中，他任侯方若同志（我所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大新寨“四清”工作队队长）的秘书。他取走的拓片可能都拿给侯老看了。侯老可能对双江口李氏始祖墓碑的那份宣纸拓片感兴趣，他把那份拓片就带回研究室了。直到数十年之后，侯老已经离休很多年之后，研究室的同事打扫卫生时才在侯老原来的办公室内发现了那份拓片。（图3）我立即建议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卢勋同志拿到